

# 似曾相识燕归来

□河南洛阳 李易农

临窗读书,突然听到窗外有“扑棱棱”声响,扭头看时却什么也没有,原本以为这是幻觉,没一会儿,又是“扑棱棱”的声音从窗棂间溜过来,我顿时明白了:它回来了。

我随即往外走,又担心我的唐突,会打扰到了它,就又放慢了脚步,在院子的花盆间踟躇,踩着歪歪扭扭的一条路往前走。

这条路我是熟悉的,平日里,我总是在这条路上,去照顾我的盆栽和蔬菜,为什么也不干,只是沿着这条路,俯身去看低处的风景。它们萌芽,开花,结果……都在我的弯腰低头里,精彩纷呈。

小院实在太小了,仅容得下这些花盆和蔬菜,其外便再无搁脚地方。但我喜欢这种感觉,满当当的。来城里这么久,总在忙碌中乞求生活的藤蔓爬得更高,花儿开得更密,渴望一些梦,出其不意就变成了现实。所以,我喜欢从石榴树、桃树隆起来的枝叶间去仰望。望院子的墙壁,望墙壁的高楼,望高楼一节一节攀升……望得久了,就会在重复的风景里看到新的事物。

比如燕子,就是在一次仰望的

时候飞进了我的视野。

墙角滴水檐下,一根废弃的管道成了它们安身场所——这实在是高明之举,省去了衔泥筑巢的麻烦。踮脚,可看到巢里有细碎的草和柔软的羽毛,简陋中又透着奢华。穴里,正有一只燕子用滴溜溜的眼神打量着我,忐忑,急促,恐惧……还未等我抽身离开,它便“扑棱棱”地飞了出去,在院子的上空划过一道弧线,往高楼的背后去了……

它的飞翔,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记忆。早晨、午后或者黄昏,或者细雨之中,燕子总是从视野里滑过,让我的眼睛忙碌起来。我的目光会随着它们移动,时而是墙头,时而是窗台,时而是石榴树的枝丫,时而是蔬菜池的边沿,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,它们都会给予短暂地停留。这倒像是一种仪式或者问候,毕竟那里有它们往日的时光底片和温存。

院子如此灵动了,不再空阔寂寥,多的是诗情和画意。院子也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的了,同时也是属于燕子的。燕子用飞翔和呢喃,来表达它们的喜欢和依赖,有时候你故意吓它们一下,伸出手臂抡圆了,它们也会飞开,但不一会儿又

飞回来了,依旧落在原来的位置,仿佛是一个湖面,荡起的涟漪恢复了平静。

我喜欢燕子,渴望和它们一样,有可以飞离空间的翅膀,可以让阳光亲吻,让细细雨滴洗涤翅膀上的尘埃。甚至我渴望去高楼的顶端绕一圈,看看远方的山峦和故乡的所在。每日写作、看书累了,院子又成了我放松休闲的去处,一把椅子坐一会儿,看着燕子翩然,我的笔端又有了新的思绪和繁茂的文字。鸟儿,显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有时候,我还把它们写进诗句和文章里,让它们背负着一个写作者的情感,在文字的长短句里飞翔。

“有燕飞堂前,呢喃又翩然。虽是旧相识,亦如结新欢。”这燕子应是去年的那些,它们的羽毛我认识,它们的眼神和呢喃我熟悉,它们飞翔的举动也和去年的那些相吻合,不是它们又是谁呢?繁华的城市,它们——我的朋友,能分辨出我的方向,知晓我的喜欢和哀愁,安慰我那流浪的心。

似曾相识的还有岁月,光阴一寸寸增长,那些填充在光阴里的事物,总会让你对生活充满着深情。

# 父亲的烟火味

□重庆 黎晓婷

去单位报到的前一天,我正在自己房间里收拾着东西,母亲偷偷地凑过来和我说,你父亲今晚要亲自做一顿晚饭。

我没有吃过父亲做的饭,我父亲一直是个不理家务琐事的人,下班回家后就钻进房间了,等母亲把饭菜端上餐桌后催他几遍,他才会从房间里出来。

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不会做饭的,但那晚,父亲穿上围裙,钻进厨房的样子,却又来得那般真实。未曾想过,年过半百的父亲做的第一顿饭,居然是为我。隔着那道门,我看见父亲手忙脚乱的背影,门缝中断断续续传来阵阵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、油锅的噼拉声……很杂乱,但

听起来像一曲曲美妙的音乐,很感动……沉默的背影,高大巍峨,无言的疼爱,润物无声。我知道,寡言倔强的父亲,深爱着他的女儿。

我不放心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厨房里,用胳膊肘碰了下摇着蒲扇哼着曲的母亲,看着她一脸坏笑的样子,知道她是不想管她忙活大半辈子的厨房了。我硬着头皮溜进去,想帮父亲做点什么。父亲的食材已备好,佐料只有油、盐、酱、醋,都是些偏素偏清淡的菜式,不难看出,父亲确实是没有很好的厨艺,也没有活色生香的搭配。

父亲说,所有的佳肴都不过是油盐酱醋裹出来的,进单位后,你要做好别人的油盐酱醋,然后再努

力成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,我不停地点头,才意识到父亲的这顿饭做得意味深长。

我瞄了眼灶台上的那碟青葱焖豆腐,豆腐煮得很烂,青葱生切小段撒在上面,我忍不住笑了。父亲说,这碟炒碎的豆腐青葱,它再不好看,也是一清二白的青葱豆腐。做人也得那样,无论在哪个岗位,无论周围环境如何,都得一清二白、清清楚楚……

难得与父亲比肩而坐,给他斟一杯美酒,我也小酌一阵,幸福微醺。在父亲的菜里,裹着的是那份粗茶淡饭的爱,但它深深注解了父亲对我的期许,那顿饭,在我的人生里,异常亮泽鲜美。

# 蔷薇浓时

□南京 赵丹丹

蔷薇开放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。

前几天它们在阴冷的春雨里只露出了星星点点,昨天已是一架蔷薇满院香的架势,大有一鼓作气要拿下整个春天的豪情和壮志。

去做核酸的路上,我遇见了冲出围墙的蔷薇花,它们肆无忌惮地爬过矮墙探出头来,露出深深浅浅的红。这种缀满枝头的繁盛代表着一种女生聚会的热闹和欢脱,很自然地我就想到《红楼梦》里姐妹们组建海棠诗社的场景。

蔷薇花无论是花型的大小还是色彩的饱和度都散发着清浅的韵味,然而它结结实实代表着深深的春意。甚至,有时候连春都接手不住,试图直接甩手给夏,眼下四月之尾的南京气温一度飙升到穿短袖吃冰淇淋。

每到蔷薇怒放,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总会以蔷薇作背景,摆出或陶醉花间或文艺唯美的姿势拍照

发朋友圈,我的心也随之萌动,像是受了这怡红快绿的召唤,琢磨着为它写点什么。因为词穷,每次只是一念闪过,想想而已。不料,这花期倏忽而过,从不等人,重度拖延症的我只配得上独自暗暗懊恼一下。在其后呼啸而来的初夏晨光里,有个影影绰绰的花影在我心间踟躇徘徊,就像李白心尖上的床前明月光。

不止一次听人说,红配绿丑得哭,可眼前的蔷薇红绿相宜,清莹朗润,暖香袭人,令人心神摇曳。如此娴静雅致花朵以这等狂野的姿态绽放,它以大包大揽的做派将暮春的花事悉数发货,难怪蜂蝶为之激动,连日来围着它团团转。其实,这才是一朵花该有的样子:浩荡、莽撞、肆意、自由。像极了幼儿园的孩子,轰然一下子尖叫着一路狂奔,忽然又原地打住肆无忌惮地大笑。

蔷薇有刺,并不一团温柔可亲,它绵里藏针,常常把我刺得嗷

嗷大叫。然而这并不破坏我对它的好感。即便是夜里的九点半,它也不偷懒,倚着墙角老老实实在兢兢业业地开着。那些深夜晚归的人沿着墙根走路,借着路边晕黄的光就能看见缀满枝头的繁花,还能闻见丝丝淡淡的花香。我想走在这样的人间四月天里,无论雨晴,无论昼夜,都是一件春天里最浪漫的事。

仍记得早春时节鹅掌楸一片软绿,想着要在树下走一走,等今天想起来的时候,鹅掌楸已是郁郁葱葱,一片苍翠。此刻的南京,无论是老门东、中山植物园抑或是街头小巷乃至住宅小区,花事在不断翻着花样上新。

蔷薇浓时春意深。我睁大了双眼,屏息凝神,锁定目力所及的一切草木虫鱼,试图捕捉这最后春光春影的灿烂一瞬。我恨不得化作一股丝滑的春风,抚摸这座城里每一处春的痕迹。

# 活着

□如东 桑云梅

二十七岁前,马师傅过着寻常日子,在厂子里开着装卸小型货车,从早到晚颠颠忙着把货拉到东运到西,加上人乐观开朗,在小厂子里颇是个神气活现众人欢喜的人物。二十六岁,马师傅娶上老婆,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原本,日子应该就这么细水长流下去的。

可是,二十七岁的某天,马师傅发现眼睛不大好使,开始以为近视,没当回事,视力下降越发严重便到县人民医院眼科一瞧,医生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这儿看不了,你还是到上海大医院看看吧!”马师傅这才当回事儿,和媳妇赶到上海大医院看眼科专家门诊。诊断结果先天性眼疾,视力会逐步减退,两三年后将和盲人差不多,只能约摸看见点儿光亮影子。

夜夜深沉,薄云里浮沉的一钩新月陪伴马师傅一宿未眠。马师傅想起了瞎眼祖父,拄着盲人棍的祖父,在乡村沟渠蹒跚的祖父,被人笑话一辈子的祖父,一世依靠家人的祖父。

与媳妇玲子的和平离婚,旁人都怪马师傅傻。“人家玲子这么好的女孩儿,一心和你过日子,又不肯离婚,你怎么就这么犟呢!”“你媳妇又不嫌弃你,到哪儿找这样的媳妇?马师傅,以后你可是要后悔!”

马师傅照旧在厂子里开车,照旧在厂子里东来西往。因为对厂子太过熟悉,视力的逐日下降倒也不妨碍他的工作,工友们也未发觉他的异常。直到,一切再也隐瞒不住。老板补贴马师傅一大笔钱,在工友们怜悯关切凝望的眼神中,马师傅一路摸着回家。

马师傅说:索性生下来看不到这世界倒也痛快,也就没有念想。这都看二十几年了,所有一切在眼前渐渐发灰、变暗,这滋味儿可真不是好受的。

# 第七名

□南京 柯宁生

花甲之年我有了外孙女,恰好和我都属龙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老朋友都说带孩子是件苦差事吃力不讨好,我根本就不相信,带孩子有什么难的?

然而,几年下来,我想在教育上老有所为的想法彻底破灭。我本身急性子,身体又不太好,但是孩子玩起来就没完没了,和她一块蹦蹦跳跳哪里吃得消?她喜欢模仿老师讲课,我当学生,装傻充愣地提问、回答问题,简直要崩溃。

孩子上学后,我很想尽力为女儿分担些,但看了孩子学习的课本,不得不承认心有余而力不足,除了语文我尚有一点点能力讲解以外,数学简直不能教,外孙女说我解题的方法根本不对。看她每天做作业到很晚也心疼,我们这个大院的两栋楼,一到晚上训斥小孩的声音此起彼伏,其中的苦楚也只有自己清楚。

我也认真请教朋友们有何教育心得,都说应该是“赏识教育”。

像个废人似的,马师傅在家躺了几天。后来马师傅到盲人按摩店学徒,再后来出师自己开了家盲人按摩小店。小店虽说位置不佳,但马师傅手艺精湛,收费不高,人又风趣讨喜,日子和心境渐渐滋润起来。这天,老邻居告诉马师傅,在街上见着玲子了,挺着大肚子,挽着身边男人手臂,看起来过得不错咧!马师傅先是心头一紧,马上也觉着幸福起来。

几年后,马师傅和一个盲女结合了,很快有了水汪汪大眼睛的可爱女儿。女儿长到三岁时,还不会说话走路,眼神总呆呆的,缥缈得不知投向哪里。最大的不幸最终砸中马师傅,不偏不倚无处躲藏,如此沉重又痛彻心扉。女儿原来是脑瘫。马师傅直直盯着女儿一双大眼睛,漂亮的睫毛长长翘翘的,曾经引来多少赞叹……女儿再怎么着,也是马师傅心尖儿上的肉。六岁时女儿对马师傅唤出第一声“爸爸”,不甚清晰的两个字却轻易化解了六年来所有的付出和辛酸。

两年前,马师傅的丈母娘子宫癌晚期,他把丈母娘接来同住,陪伴她漫长痛苦的化疗过程。每日清晨,马师傅都给丈母娘按摩一个多小时缓解身体浮肿。他跟丈母娘讲:妈,您老人家可别嫌弃,我也没啥本事能耐,只有这手艺,每天能让您舒坦舒坦!丈母娘临走之前拉住马师傅的手:伢儿啊,对不住你啊,闺女没能给你生个健健康康的娃儿!

马师傅喜欢对众多资深客人讲述他的人生经历,在他的一揉一捏中,资深客人们听着他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,身体与心灵产生与众不同的体验感觉。人看马师傅瞧不出眼疾,总似个平常人,却不知道这个看上去和我们一般无二的平常人,身后蕴藏得这样多、那么深。那是,活着的所有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5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